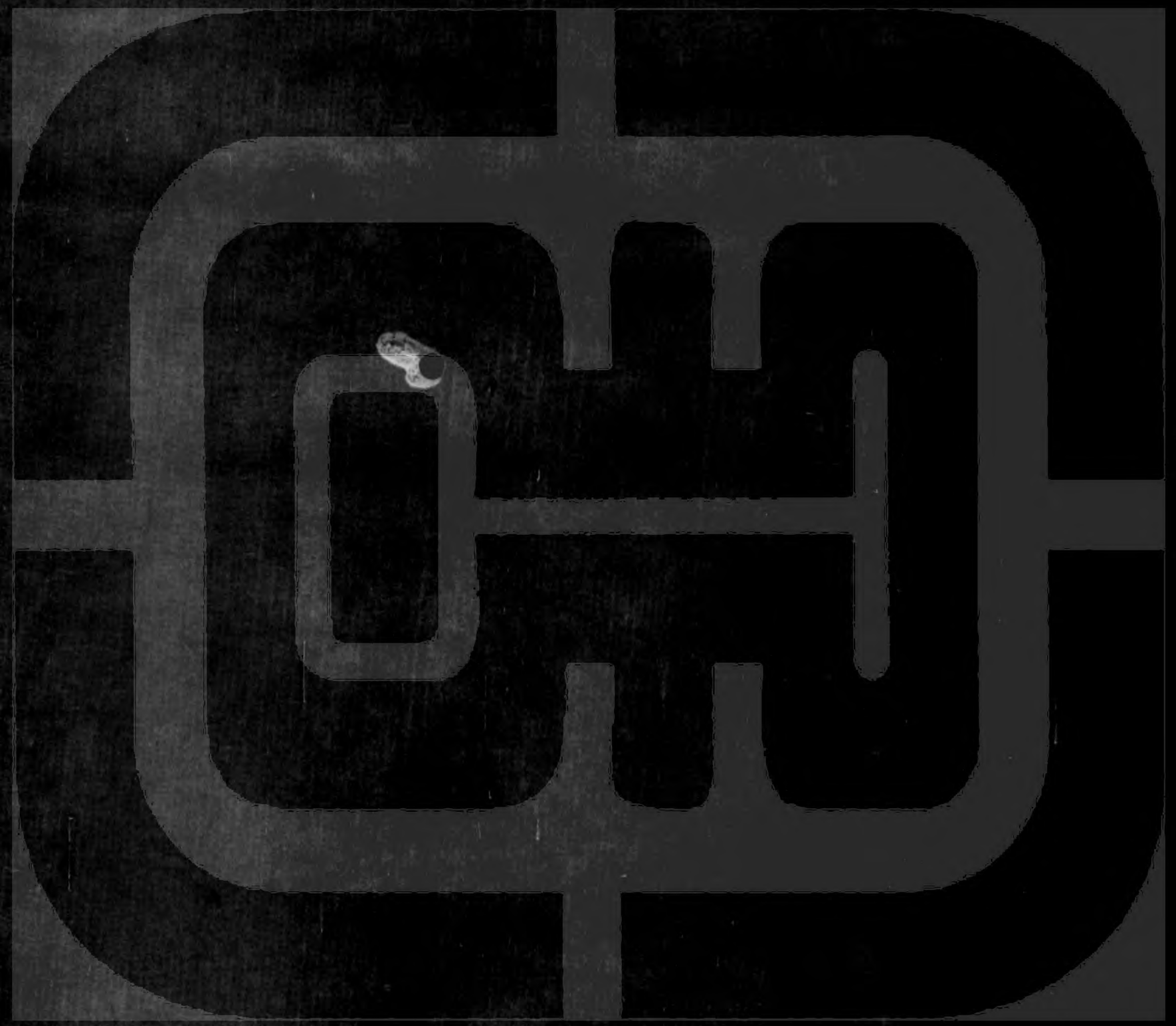


及第

反初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為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及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槩名內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

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
揚其過棄後爲梁太
太祖頗奇之爲謀府
酤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
無官受黜
有微雲淡河漢疎雨
常擊節不已維待詔
風雅忽遇上幸維所
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
詔見上曰卿將得詩
齋所業上即命吟浩
闕休上書南山歸卧
人疎上聞之憮然曰
求進奈何反有此作
仕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
僻以矯浮艷雖行坐
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

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
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
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
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常遇武宗
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
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安縣尉稍遷普
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
貧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攬
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垣當制
忸怩毫舍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
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
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
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
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
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
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
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相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詞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上下稹對曰張祐彫蟲小巧壯夫耻而不為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祐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縝絺捫腹往來口受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廻飈所卷泥滓沾漬不

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嘗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策而歸放曠于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行源重楊知至楊巖鄭朴豆緘奏勅特放楊巖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吊詩曰由來梁鷟與冥鴻不合翩翮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霞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仙真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

山頂上来

以德報怨

裴垍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牓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常簪笏造泳〻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踈

宋人許晝閩人黄遘〻常宰滑州衛南與晝声跡不踈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謗晝嘗笞背矣晝性卞急時内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已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

中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
贄尋以啟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
已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黄復致書謝過
吴子華聞之曰此書因更懽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
郎猶為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
謁誤以長子之卷面贄於威〻覽之連有数
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
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為精終
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

怨怒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内廷重陽
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
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
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漸貴施行馬東
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

命時曙自恃才名藉然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流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于三牓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讐校縱舟江澨會有客以綵桐詣公、善之而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珏方慄怫鬱因以發洩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怜得董亭蘭公大慚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才鬱
爲能賢特員公望雄華麗藻獨步當時俊節
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
過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經舊章發揮清議
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
手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
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
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
作棣棠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
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嘑
嗜少小不爲邊蔡戚施平生呼恥故得從遊
君子厠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
墨輒寫蓼莪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
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酘酒臠
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
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
遂論晚暮官資衆識許公棻陽敦然不顧公

誠相期于下郡咸及為榮志氣之間懸殊久
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
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
陽時在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欵段莫不艱辛
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〻中心搖〻及
次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
天僕答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
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為
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
已酸寒復加屯躓屬公家竪逃逸竊藏無遺
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
無巷雖如窮坐客嘗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
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奬粥和酒復
有憨嫗提携破筐頻来掃除共為笑弄此疇
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
時為貧士於馬貰酒猶出荒郊俟得軒車便
成野酌留連数日欵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
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悽然雖限山川常懷夢

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
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
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
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恪偏
生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
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為歡益深煥爛
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
儀若在鈞天如臨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
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
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
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
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
進士文策同就侍郎所房信宿重關差池接
席掎摭之務仰山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詞翰
公以本司忍謗不議祈奚僕聞善必驚是敬
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
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
人有一于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

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
為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
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
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
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為相國所知累遷官守
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
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詵被謗
備與辨明察于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
緣陳情自取擯遷顧三省而多慚甘一黜而
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
周星遂從閩適越染瘴纏痾比先支離更加
枯槁盡作班鬢難為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
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椰歛偏觀昔人
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
三以管子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
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
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
吹噓如公顧盼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

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後恐傍人踈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于他人亡豈有嫌于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後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于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倫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于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于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為器者尚掩微瑕僇木為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声華豈無知已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

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
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
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于公是謬
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
辱何殊喜慍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
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夫倚伏難知吉凶何
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簀而後榮鄧賜
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猶亨翻覆何定波
瀾飄颻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
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
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
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即起憾詞誠兼濟之義
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
幸有田園在于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亭密
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
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
引圍棊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〻
觀魚時〻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隣潘岳于

是閑栖梁崦由其罷嘆行將謝病自此歸耕
儻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庶体
行藏之心秋中漸凉唯祐納休謚出處方異會
合無期願以加餐匪惟長憶不具楚白

任華貢直上嚴大夫戔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
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戔
于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
年銷官情于浮雲擲世事于流水今者輟魚
鈞詣旌旃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將
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
移風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于人
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
卑賤念半面之曩日廻青眼于片時則公之
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
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
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
知雅意欲開之則當先以畢辭中之以喜
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

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闕在于怒且易曰謙〻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垂于君在利劒相擊拔戟相拜揖失節則潘安仁鍾會所圖古来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誠于倨撫下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褰衣而去矣不知其他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兩掖声華滿路一昨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衮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信矣華頃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

辭可為卓絕負冤已久何不表奏中丞與太
僕言如是華也不才非所敢望然公之相待
何前後相違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
遇薄于茲時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華嘗以三
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
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
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
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
見及公其意者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
常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
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于公ㇾ其留
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兆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
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
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
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
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禍是知

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到京輦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如僕由是蓋知公懿德弘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始終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于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叚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于公況當分減豈必能易致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輒已之義哉夫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容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于信而薄于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

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大書大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君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于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者遊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也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趾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用君

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
人頭造謁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
惜焉蹄不顧我況有請
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体僕即解体者
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上書于都督
何公節下昨有自俯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
以為僕怠于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
妄說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
教訓正俗非禮不脩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官
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
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
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改
攻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賤雖
之有禮者則貴今終身不棄禮為苟
容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
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
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

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貌如婦人儒次之輩宜君公不禮蕭曹為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于楚張儀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可言哉

朱湾別湖州崔使君書

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于濵滓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其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戟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

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諂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丘之聖者有儒有用言干進幾諂訐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憲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声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覩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

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楊雄敵詩將
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
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
華春朝叩冨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
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
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
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
真每于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
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只是走踆踆今欲東
入洛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望清渭濱
常擬報一飡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
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混并滌及從兄洎並有文翰列
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論人曰
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常不為第一丈夫
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
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于吏部參選請受萬年
録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録事是某等
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
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閥閱山東
枉破天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常醉中謔
荀鶴曰杜十五年公大荣荀鶴曰何荣曙與
張十五郎同年爭不荣荀鶴應声荅曰是公
荣小子爭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
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吴翰林維以賦卷擢第然八
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試卷中有
説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得之乎
子華笑曰上門悪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
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闇媪脂
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
倍于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牓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
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
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
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謌頌聖德刻諸金
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
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
出龜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
直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
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
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
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〻狂
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
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

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声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
時祇憑夫子覽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焼布氷
蚕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中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
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托于君長為君用
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
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容滿堂黄金横帶則參
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褐君
之長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
之禍身従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之
身耐、之命伏死一劒以白君冤使酷殺之
刑不能隠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
卒至免逐為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鄴三寸
之舌抗義犯顔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
汙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怒朝廷之士
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詞先挫其口不爾則
更以背血次汙其衣見凌之羞不能醜君矣

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
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
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
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
乎夫人不易知、人不易參于君非有食客
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長為君用
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人實亦有
以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容復數載黃金盡
烏裘敝唇腐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
能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
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
見誠使得慰親恐惧參聞言為必聽者出義
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況今以親
親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
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
言終不負德夫幽而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
間參所謂必有如使參敢負于君者則鬼神
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

以儒才四入為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于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癡鯫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倫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紿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君之力能必致參願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于昔蒯人為商而賣氷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氷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氷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責之秋而士買氷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氷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為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
遇高逸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
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逸休與子
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逸休許之久矣雲
臨岐請書逸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
因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
等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
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
悠悠雲吁嘆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
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為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
白紙糊紮子高盛潛紀之曰新糊紮子其白
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
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唾者即投其中
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周咨諧戲即命二僕
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

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笑試鋪為
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
為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伏取
一杓水光業為取其人在曰便于託煎一椀
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謝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君二日光業狀
既取水便煎茶當時之頗叙一宵之素略曰
今日之俄為後進窮相骨頭不識貴人凡夫肉眼
羅隱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
丘辦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
之輩乞一聯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
起居舍人眠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
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糸任小儀王羌任小賓
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
兎天子旌旃羌遽請下句昭緯應声荅曰上
李糸而下王羌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

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荂
常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咸通末執政
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
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勑下盡騎驢
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
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為之太過
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
則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
德旅獒之戒人子其唯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
荊南愚著錦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
夜飲更衣竇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憨不
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
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

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書謝略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声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韓衮咸通七年趙隲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睍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將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衮厲声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睍而去及泳歸道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

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養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

身府幕塵忝下僚而抵犯威重前後非一中

丞審養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

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携未省

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接萬

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

此蓋命之幸限一至于此實非常情之所料

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

所成鬢髮班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

危昏謬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

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

似覺体中有酒亦衰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

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甦以憑心神事

且不知死亦寧悟衰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

縱寬以萬死養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

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最早孤中年未婚晚乏

兒息封樹何日先壟靡安痛此纏道乞衰殘

喘令髡剪首髮自為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
過中丞旋施之日顧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
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恋〻故人無
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亂無叙萬
不申一仍憑押口衷謝不宣蓑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竇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
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来乃
作十離詩上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
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容不得紅絲毯
上眠犬離主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
花瓊都緣用火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筆
離毛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
驚玉皃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
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来上錦裀都緣出語
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
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應咬〻銜泥穢汙珊瑚
簟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内外
通清光似眼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

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摧
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桑不得清波更
一遊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稍
高情無端竟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
離主翁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爲
緣春筍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
瀉黃金鏡如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遺無限
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携
今日盃湖邊還折去年梅年：祇是人空老
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
命管絃來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
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絲紐髮所務無意于彼予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稱身之災先設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沉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為一時之口實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如名教何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劇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以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常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
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
段維晚富詞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喫煎
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燦然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内反正既御楼内翰唯
吴子華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
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楊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于臺盤
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飃
黏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
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
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着詞
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
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麄盧荅曰十
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来関外
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麄公極歡而罷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座

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巡〻
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〻祐應声曰但知報
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
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
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
應遭著老尚書棠應声曰未向燕臺逢厚禮
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為
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内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既
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
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数十幅因命授
之公權略不思而成一絶曰不忿前時忤主
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
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
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飛卿於簾前試之
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属翌日飛卿不樂其

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虔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剌船誤為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為之色變虔餘遽請彩戔紀一絶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墳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詩憩于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燃湯路傍著个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攪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洵為學士常逆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洵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為

下水船太祖應声謂曰鄉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楯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祐常與狎讌公固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應声荅曰上水船〻底破好看客莫倚柂

沈亞之常客遊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〻鳥鳴嚶〻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掃不當喽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人有道了也藉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藉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詞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

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矛楯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紳詩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子出長安馬頭漸入楊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兎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于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丘目有翳子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點塩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篱未見眼中安障龍丘荅曰措大吃酒點塩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着襴未見口唇開幓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常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

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
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中詩板百餘
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福于蜀道過此
題云賈椽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
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
人或謂文公以觀文
當世蓋謂已高乎止高乎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古人也
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
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
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觀
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
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
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
曰非也曰昔
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
加遽裂之曰笙歌暴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
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
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
王葬群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
曰唯公命群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
稜間葉散野叉頭群玉覽之略不作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
論曰構思敏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
矛楯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
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
自云山東野客移書于劉吏部足下公總角
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皐之敏
才佳句推長笛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
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
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責此虛名負其美稱今
年聖人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
獨見之名清平為首豈意公有獨恣之幸高

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
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公糾許為務或有小
過必隔深文既毀髮膚又眠其官序使孝子
虧全歸之望良臣絶沒齒之怨豈以省闥從
容之司甚于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
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弘之
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
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
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
氣懾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
福豈良臣之体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
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
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衰以小道
矯俗以大官誇時宏詞曾不登科平判又不
入等徒以窮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于
王言豈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
率意不經為奇作者見之痛心後来聞之撫
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高以少

取為公道卻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
族以茲偏見求典禮深賅物情實乖時望
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
代同休衰云親奉窓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
容衆之意耶為近臣而厚誣干處士之横議
甚不可也況杜亟薄知經籍素慵文詞李翰
雖以詞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
貽伊咎又常衰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
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為下等先翰有
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寧氏魯侯之令出
季孫又常無欲云在凌室而須開關夷盤而
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緛云下樊姬之車
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
衆多之口縱令人可周而先賢安可誣也今
信四監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
御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翻乃
成歧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
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靦縷張載華

以江皐對灪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且
未通對仍末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
童子可知裴通以因人見録苟容私謁豈謂
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
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勝口
四海之内孰肯甘心況宏詞大國光華吏曹
物色公明立標牓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
不收常衮大辱於國豈以往来敗績自喪秣
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
之髮衮不足以贖罪員廉頗之荊公不足以
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詞固遠
明勅歎天必有大赴凌人必有不祥足下以
此持衡實員明公以此求相實員蒼生況公
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衮等并降由已取舍在
心使士子含冤不得伸結舌不得語罔上若
是歎下如斯豈以天聽盖高帝閽難叶亦由
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
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即非

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
須嗔五个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
權虞侯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
入舍人莫怪邵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
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
峩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
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
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崔澹試以至仁
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
主司何事獃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趙隖試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為狀元或為
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賦
更放韓衮狀元得無意乎隖由是求出州
窮乃請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
改官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拾遺杜商休駁奏允章詞
光啓中蔣嶠以冊砂授善和帛中令張鵠吳人

有文而不貧或刺之曰張鷟只消千馱絹蔣
嶠唯用一九册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一言之公足以攻過不
公足以推命睚眦讐之無益于已夫子之謂
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歟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
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幸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
翰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拜禮部侍郎帖經後改京兆尹刑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牓其日午後放牓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牓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牓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天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遂勢擬頃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牓日竟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淩十年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

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

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牓中數人有故放牓後裴

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

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

人知制誥宇文瓚制勅朕体至公以御極推

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

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

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

荐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

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

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

紛拏牓掛先場進退倫聞其差互且昧泉魚

之察徒懷冰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

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脩勵

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其言

臣謬掌貢閫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

實省已以菽慙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
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
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
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于宣政門外謝訖便
辭進發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悚頓
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昧機変皆為叨據果
竊顯榮一心唯知效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
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瓊闈亦緣舉
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于此生不到
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
臣偏霑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冊
墀俄捧紫誥任論材於九品位超冠於六曹
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粗
免悔尤已塵鈴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
具陳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
者無先詞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
語言皆息為日雖久近歲轉加如臣孤微豈
合操劘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

聽囑論堅收沉滯請托既絶求瑕者多臣昨
選擇其實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
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得敷陳
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
只及一年自遂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
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
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絶冤人巷無
横事峻法鈐轄于狡吏寛弘撫育於疲農粗
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眷鑒俯察
愚衷臣前後黜責因多奉公秉持直誠常逢
於黨與分使如此亦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
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寵
光願受代於蘄春逐閑散于輦下臣官為牧
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
知在何時備繁詞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
血拜章形神雖處于遐陬夢寐尚馳于班列
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
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
出官之由伏計盡得于邸吏久不奉榮問惶
惧實深某自守孤直豢大夫眷奨最深輒欲
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
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歷清
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
載筆忝幸實多遂將睚石之心冀伸藻鏡之
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
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
頰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
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勒下後牓示南院
外内親屬且有約勒並不下文書欵怨之語
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
人其間責其事即嚴籠革然皆因蓄狡恨求
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乖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牓帖並他人主張凡
是舊知先當垂翅灵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
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于一時遺恨

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数人皆朝夕相
門月旦自任共相掎角直索文書其堅守不
聽唯運獨見〻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絶
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舘日夕即與子弟
不生為輕小者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
門得專其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篁之巧
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
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
見之後果有詞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
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
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内外親族
絶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虚說蕃
商據此謗言豈粗相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
韓綰即文公令孫蘇藹故奉常之後鴈序雙
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時有
而名字陸沉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
之士繁于簡牘不敢具載其裁断自已實無
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

憚悔无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
恢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逐不相容豈
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
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粗陳本末布存舊
知臨紙鴈誠拿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弃遺
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牓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涜附
於中貴既憤退黜自詡推之上亦深器涜文
學因之藴怒密肯令内人於門搜索懷挾至
於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第十四終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勅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体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知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勅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

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勅放選
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粮各
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
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典舉子矛楯失体因
以禮部侍郎專知
貢覲初放牓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牓下綴
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進士牓頭監黏黃紙四張以甄筆涘墨衮轉
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
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考
試
南院放牓 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于此列之張牓墻乃南院東墻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也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挂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蓠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牓因之後来多以虛牓自省門而出正牓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

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
辞入貢院日面賜大中都尉鄭尚書放牓
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 御名以
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
見與徵別及覺左右奏徵
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時徵將薨太宗常夢
今此宵夫良臣於覺後日得賢相於夢中朕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高祖呼蕭瑀為蕭郎
高宗呼鄭鎬為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灵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甲之曰綴王賸珠
六十年誰教寫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
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一愴
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
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

院、牆東地色初分
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
鶯飛出瑞風莫怪雲霓從此別摠曾惆悵去
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
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使已下
帝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
謂是駕来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
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締綌為訝
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
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
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数夕上竊知笑曰
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数未嘗有揖銀餅餡皆
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
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繫起誤中源中之
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叱至上訝之源中具

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厘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飃飃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初趙相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〻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壻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以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兄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盃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為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荊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

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騭之詞也時為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鋋為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鋋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羨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声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叅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伐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

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楊汴公於是稍接之矣　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于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帛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廻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九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声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　畫難

成光化初幾為圬墁者所廢楊
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初酬身事了水邊歸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如故
去一問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
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
去會中元為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名姓窺之遂為
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歲之曰寂
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
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
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艷
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
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忍
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
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止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
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
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曺長鞦滿九衢清瘦
兒郎尤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魏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〻照見先生盤〻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下羹稀筋易寬何以謀朝夕無由卒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為衮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辞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辞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為傳韓愈作哀詞

賢僕夫

蕭頴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頴士每加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嘗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釀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已具宴集門及鈞盧鈞僕夫孫肅僕夫並前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敘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憂侯諶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不然堂頭官人北輩謂堂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改之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克敬鞭然曰我使頭及弟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官大笑時諶公于壁後聞其言凡十

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語

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勤省閑遊事知已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沒嗔得失有命二曰皃謹氣和群居用和見面少聞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進趨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負生踈之誚故文藝既至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已下歲寒之契師友之容則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飲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進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

張倚之子奭手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塊不上蓋高氏三勝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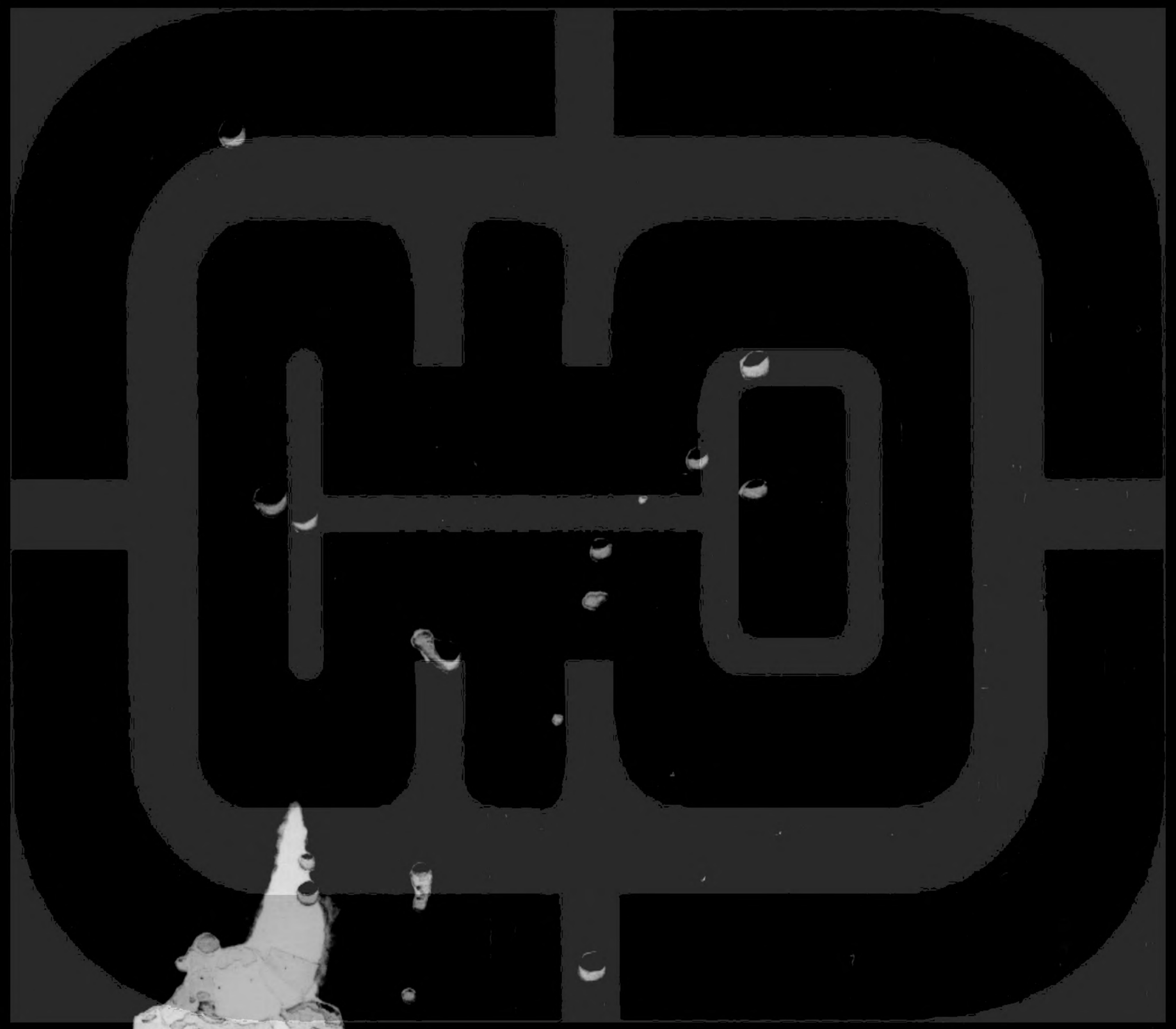
薛昭儉昭緯之弟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詞垂于簡編俾于紛纊者也

或曰不知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光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魯自為岸谷以含毫舐墨為末事以察言守分為名流洎乎評品是非商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詞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偶題雜詠折衝鐏俎者皆列于門目斯所以旌表蟾敏而矛楯榛蕪也亦由辱知我者庶免咎歟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以馬驥而俟之鴛谷

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非正言足方周
誘其有跡屢皂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
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
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孫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第十五終

唐以進士為重摭言所載最為詳
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
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書

汲古閣書跋

國會圖書館藏